生死营救

张燕峰

2026年7月7日下午。

我回老家办事，途经河北省张北县二泉井乡石柱梁村。村后的公路上有一座水泥桥，桥下是湍急的河水。连日大雨，河水暴涨，猛烈地拍打着河岸，远远就听到轰隆隆的声响。

10多米宽的河面上，浪花奔涌。突然，我看见几个人在河岸边张望，个个神情焦灼。

这是怎么回事？我停下车，沿着公路边的坡道向他们走去。

天哪，河中有一个人在挣扎，两只胳膊在水面胡乱挥舞，河水已经快要没过他的头顶。

情势万分紧急。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大个子从公路上飞奔而来。

他飞快地蹬掉鞋子，跳进汹涌的急流中，艰难地向落水者靠拢。从他笨拙的动作中，看得出他并不擅长游泳，只会简单的狗刨式。

我在为落水者担忧的同时，也不由为他捏了一把汗。但他完全不顾及自身安危，努力接近落水者，一寸，又一寸。

可河水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他好不容易接近，落水者又被冲出很远，在水中浮浮沉沉。当他奋力追过去后，那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大家的心不禁一沉。

大个子在水中摸索了好一会儿，一无所获。不得已，他只好游回岸上。

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落水者一旦沉到河底，极有可能被水草缠住腿脚，那样就会凶多吉少。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听着人们的议论，已经吓得脸色发白。

这时，有人注意到河面上有个地方在不断冒气泡，大家一致认定落水者就在那个位置。大个子跑到就近的河岸边，再次涉险下水。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达冒泡处，反复摸索，仍然没有找到落水者。河水中裹挟着大量泥沙，浑浊不堪，根本无法看清水下情况。眼见他游泳的动作越来越迟缓，体力明显不支，人们忙冲他喊道："快上来！快上来！"

他不再坚持，爬到就近的岸边，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嘴唇乌青的他拉了上来。

此时，浪花翻卷，河面上再没有落水者的身影。一个住在附近的村民说："这条河水很深，浅处都有3米多深，下游连着黄盖淖水库，一旦冲入水库，就……"

人群一阵沉默。大个子喘息了片刻，决定再次下水救人。不知是谁递过来一团粗绳子，他把绳子一端紧紧缠绕到手臂上，冲围观者喊道："谁愿意与我下水救人？"

北方人多不善水性，光是望望眼前这条像野马一样奔腾不羁的河，就汗毛直竖。现在听说要去下河救人，一时都有点犹疑。

亲爱的朋友，请不要责怪他们自私、胆小怯懦，毕竟生命可贵，如果罔顾实力，逞一时之勇入水，只怕救不了人，还危及自身性命。

这时，一个穿着人字拖、操云南口音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说："我会游泳，我跟你去。"

两个人扑通扑通跳进河。他们边游边四下摸索。向前游了几十米后，大个子突然摸到了落水者——他已经面朝下趴在河床上。大个子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借助水的浮力把他捞了上来。

由于长时间在冷水中浸泡，大个子明显有点力不从心，在河水的冲击下，落水者从他手中滑落，被河水冲出10多米后再度沉落河底。

大个子没有放弃，再次向前摸索。几分钟后，把落水者拽出了水面。好在小伙子也及时赶了过来，两人抓住落水者的衣服，一起向岸边游去。

这条公路本是南北交通要道，车辆穿梭往来，川流不息。河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见落水者获救，人群沸腾了，大家齐心协力，把3个人拉上岸来。

落水者完全陷入昏迷，只有微弱的鼻息。不知谁说道："得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

坐在草地上喘着粗气的大个子听见了，起身走了过来。他双膝跪地，手掌扣在一起，按压落水者的胸部，一下，又一下。落水者咕噜咕噜吐出几口浊水后，还是没有任何醒转的迹象。

大个子又让大家把落水者挪到地面平整处，持续按压。吐出一些水后，落水者的脸色由最初的黑紫色转为白色，然后慢慢有了一丝血色。20多分钟后，他终于缓缓睁开眼睛。

很快，救护车呼啸而至，拉上落水者向医院疾驰而去。

有人问大个子的姓名，他摆了摆手。坐在地上休息了10多分钟后，他才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发动汽车，向县城方向驶去。

几天后，张北电视台播放了大个子不顾个人安危3次下河救人的感人事迹。原来，是现场的群众把他舍生忘死在激流中救人的经过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又有人拍到了他的车牌号，就这样，大个子才从茫茫人海中浮现了出来。

大个子名叫韩昌，1978年出生，是张北县二泉井乡闫家梁村人。那天下午，承包水电工程的他干完活后，回城途中遇到有人落水。

记者随后采访了他，韩昌说："不能见死不救呀。如果他没了，他的父母和妻儿就失去了依靠，家庭也就散了。眼看着悲剧发生，我不能袖手旁观呀……"

站在镜头前的韩昌神情有些羞涩，话也说得朴实，想到他在惊涛骇浪中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我不禁感叹：英雄原本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但只要遇到危急时刻，他们总能无所畏惧，挺身而出。

几天后，落水者在妻子和民警的陪同下找到了韩昌，当面赠送一面锦旗，上书"危难挺身相救，再造恩德难忘"，还赠送了一部价值8000多元的手机。韩昌笑呵呵地收下锦旗，却婉拒了手机："你的手机在水中浸泡的时间更长，估计不能用了。你自己留着用吧。"

韩昌勇救落水者的动人事迹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样，短短几天时间就在张北大地上传扬开来……他的故事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让人们看到了危境中，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所具有的热血担当，也让向善的暖流润泽着山川乡野。

2026年9月，韩昌被评为2026年"中国好人"。

以文字搭建安放之巢

吴佳骏

在媒体融合时代，每个人都被生活的潮水所裹挟，被各种喧嚣的讯息带节奏。人们之所以还能挤出时间，愿意拿起书本来阅读，我想除了消遣，恐怕还是希望通过书中的文字来抚慰心灵、触发幽思，获取智慧的力量和精神的养料。

我始终坚信，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供人娱乐和打发光阴的，它应该有安放人的心灵或灵魂的作用。读不好的作品，犹如吃不健康的食品，会败坏人的胃口，从审美、道德和人格层面降低自己。

安静自持的作家，不会随波逐流，更不会被名利所诱惑，自始至终秉持文学的理想，默默耕耘自己的文学沃土，用一颗赤诚之心，精耕细作自己的文学园地，穷毕生精力创作优秀作品，以维护文学的尊严。而那些有品位和鉴赏力的读者，同样不会盲目跟风。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选择，会主动屏蔽掉拙劣的"文字秀"，让阅读养料变得干净些、纯正些。

那么，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精品力作，应该秉持何种文学态度和操守，坚守何种文学立场和写作伦理？窃以为，以下三个方面当是不二法门。

以人格固本。世人皆知，写作入门容易精通难。难在什么地方？不是难在技巧，而是难在作家人格的提升和个体精神的淬炼上。倘若作家的人格低劣，个体精神不够丰富、不够深刻、不够清澈，纵使他手里握着一支生花妙笔，也写不出令人称赞的作品。故只有人格魅力强大、个体精神丰富的作家，才能做到时时刻刻不背离生活，知晓人情冷暖，体察人间百态，关心民瘼，有忧患意识，而不是去做人世间的旁观者。一个冷漠甚至冷酷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文学创作的。

以体验为源。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的生存经验。我们可以写别人的故事，但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立场、态度和认知，依然与自身经验息息相关。一个作家的生存状态，直接决定了他文字的走向和呈现的面貌。人生与文学不可分割，二者是一体的。任何悬浮式的写作，都是靠不住的，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作家所面对的，始终是个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他们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的喜怒哀乐。唯有从个体出发，才有可能抵达群体。因之，作家皆需心态平和，他要扮演记录者、观察者和思考者的角色，以写作为生存作证。也唯有关注生存、生命和人性的作品，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以审美铸魂。审美是文学的根本属性。这里所谓的"美"，并非单指形式之美，亦指内容之美。崇高是美，悲壮是美；力量是美，平和是美。倘若一部作品缺乏审美，无论内容多么奇特、议论多么玄奥，都是平庸之作。有不少作家写出的作品，知识不可谓不广博，观点不可谓不独到，视野不可谓不宏阔，内涵不可谓不丰赡，为何仍不受读者青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品彰显出来的审美性不足。或知识大于文本，或思想大于文本。写文学作品，需要有独属于文体的审美建构。曾有作者自信满满地跟我讲自己的作品如何具有现实意义，揭示的社会问题如何深刻，可我看后，感觉他们写的压根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堆素材。论语言，语言不过关；论结构，结构不严密；论视角，视角不独特。如果连这些书写层面的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不管作者写得多么卖力，掌握的材料多么详实，也不可能写出为人称道、怡心养性的佳作。

文思

面团不会说谎

张强强

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面馆，店主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每次路过总能看见他站在案板后面带微笑、奋力揉面的场景，动作和谐、节奏欢快。

作为北方人，面食早已成为一日三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方餐馆用的面多是机器制作，缺少手擀的筋道。于是，我便成了这家面馆的常客。记得第一次去吃面，点了一碗牛肉面，吃上一口就被它的味道所俘获。店主虽看着年轻，可做面的手艺却如此惊艳，我不禁连连赞叹。旁边的一位大爷笑着解释："你别看店主才30多岁，可人家做面都已经10多年了！"

那日加完班，我已是饥肠辘辘，肠胃唱起了空城计，立刻脚踩油门赶到面馆。点完餐，店主便系上围裙，行云流水般揉面、擀面、煮面，没等多久的工夫，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牛肉面就端放在面前。吃完面，趁着消食的工夫，和店主闲聊起来。

店主少时家贫，高中毕业后就离家外出打工。机缘巧合之下，他到一家餐馆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面食，出师后，便开始尝试自己开面馆，一点一点地提升手艺。我问他："你每天自己做面，会不会太费劲儿了？怎么不用机器做面呢？"店主用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咧嘴一笑："自己揉面擀面肯定累，但是这样做出来的面筋道十足，吃起来口感才好。"他又告诉我，虽然用机器压制面条更省时省力，但面团不会说谎，它记得每一次揉搓的力道。太用力会裂，太松懈则散，只有耐心反复，才能让面团筋络舒展、气孔均匀。虽然这些年创业过程中遭遇过挫折和困难，但他始终记着师傅的教导，坚持手工揉搓擀制面条。面馆的生意，也因此越做越红火。

我不由得想到母亲。每次家里吃面，母亲都要亲自揉面。她曾说过，揉面就像人生，急不得。水加多了，面就粘手，甩都甩不掉，像那些甩不脱的烦心事；水加少了，面就梆硬，任你怎么使劲，它自岿然不动，像生活里那些碰壁的时刻。所以，揉面时力道要稳，时间要够，慢慢醒，慢慢等，才能揉出柔软有韧性的面团。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智慧，母亲才会把平凡琐碎的日子过出滋味。

曾经看过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这段话大意是：真正强大的人遭遇打击挫败的时候，不是绝望地顺从或者遗憾地放弃，而是会把这些挫折当成要往面粉里掺的水，掺水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揉，揉的过程就是韧性成长的过程。面团不会说谎，那些看似重复的动作，实则是把焦虑一点点擀平，把期待慢慢发酵成蓬松的暖意。

遇见



▲中国画《雪兰》，作者任伯年，中国美术馆藏。

"五花山"上打松塔

华明玥

松风浩荡，树脂的清凉气息，犹如对对隐形的翅膀，划开小兴安岭斑斓的光线。秋季山林中，红松的苍翠与白桦、枫树、蒙古栎等阔叶树的红、橙、黄色交织，形成独特的"五花山"景观。就在这山色的苍翠处，高耸入云的红松树冠突然摇曳起来，当地朋友小陆眼尖，"有人在打松塔了，咱们赶得巧，可去看看。"

爬到离红松不到15米的地方，急慌慌奔出一位戴着头盔的中年农妇，她拦住我们："别往近处去了，那松塔重的快一斤，轻的六七两，从10层楼那般高的地方打下来，躲闪不及，非常危险。"

小陆家才8岁的儿子不服气："那您怎么可以离得那样近？"

树下的大嫂笑着解释："我要捡松塔啊，还有，那树冠上的打塔人是我家掌柜的，他打塔的方向和力道，只有我门儿清。他打，我躲；他走，我进。树梢子一动，我就晓得松塔的'冰雹'要从哪个方向过来。"

大家听了她的话，只好让远一点，扬起脖子来瞧。远远地，只见一人已经敏捷地爬到红松顶部。他选好位置，踩在树杈上，将绑在身后的长竹竿慢慢抽出来，向四周抡去。随着他有节奏的敲打，比拳头还要大的松塔就像雹子一样从天而降。除了抡，还要摇，他的竹竿顶部有铁钩，用其钩住松塔最密处的枝条，使劲儿摇动，又一批松塔坠落下来。树下的大嫂在每一阵摇撼的间隙，飞跑进松塔坠落的区域，将松塔快速装入系在腰上的口袋中……

危险是真危险，从容也是真从容，大哥与大嫂配合默契，每一次摇撼带来的风险，在这精妙的合作中被轻柔地稀释了。

打了一会儿，大哥从树干上一步步地"走"下来。我这才看清楚，他腰上系着安全绳，脚上绑着两只铁扎子。这种被当地人唤作"铁猫爪"的脚扎子，呈L形，装有一寸长的铁尖刺。那尖刺，已被磨得雪亮。原来，这就是打松塔的人爬树时"如履平地"的原因——朝着树干深处用力磕一下，那一寸长的铁刺就扎入松树树干，好比攀岩的人忽然踩着了岩点，打松塔的人，身体马上就找到了平衡。

大哥下树，吹起哨子，召集今天他带的几个徒弟，再次强调安全第一：树摇动的时候，不要冒险跑近，就算戴着头盔也不行；还有，不管身手多好，不可贪图方便，不能从一棵树的枝丫跳到另一棵树的枝丫上去，不能冒险。此外，要留一些松塔给小松鼠。

徒弟多是附近村落做自媒体的年轻人，他们来打松塔，腰上多半还要别一个自拍杆，一面干活一面就把视频拍好了。

他们打过松塔的一小片松林，马上安静下来。松树特有的脂香慢慢地聚拢，在每一瓣草尖上凝聚，变得如此稠厚、沁人心脾。忽然，只见一道暗影在斑驳的红松枝干上从下到上飞奔，眨眼间就扎进了树冠。小陆的儿子喊了起来："松鼠回来了！留了那么多松塔，它就可以安心在这儿过冬了。"

在出山的途中，我注意到，这座"五花山"被潺潺的溪流所包裹，而在森林与山崖、岩石与溪流的交界处，一棵棵矮小的松树幼苗，正赶在寒潮到来前加速生长。它们是这两年的春天才萌发的小红松，比人还要矮。等它们长到能收获松塔的高度，大约还要30年。这是小兴安岭松鼠的功劳。它们在松软、湿润的隙地上，埋藏了暂时吃不了的松塔，以备过冬，而一些储存地被小松鼠忘记了，冬去春来，这些种子钻出幽暗，成为"五花山"稚嫩的新生力量。

红松，就这样默默又机警地获得了繁衍的机会。或许，下一个30年，打松塔这一古老又危险的工作会消失吧。刚才，一位挥舞竹竿的年轻人，正在树梢上与邻近的同伴商议："你说，设计什么样的无人机，才能轻松收获松塔呢？"他的同伴笃定地回复："肯定不是无人机，得用一种又高又瘦的机器人，它要像电影里的'树人'一样，在林子里伸展它的机械臂。那时，松塔不是摇下来的，也不是打下来的，而是温柔又精准地摘下来的。"

酿造

薄学斌

在冬天，我像春风一样爱着落日
那么快就消失了
大地安静得像短暂失去心跳的心房

这一刹那，我像春风一样
温暖着。仿佛落日正在我怀中融化
那麦地，是季节里的秀色

暮色四合。感到一阵滚烫
开始有火星在天空飞溅
渐渐地，野花般燃烧起来

这是我最宽广的时刻。大平原上
郊区是城市和村庄的边缘
我行走在天际与麦田之间

夜色累累如硕果
我怀揣着春风，落日的汁液
酿造今年的绿蚁新酒

大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非AI（人工智能）创作或编辑。

挂壁渠

刘清泉

重庆武隆区的长坝镇一夜之间"火"了，得给扯情岩挂壁渠记一功——有"驴友"把这座建在悬崖绝壁上的水渠拍成视频挂上网，引得全网点赞，还得了个雅号"重庆版红旗渠"。若单论险峻，两渠还真有一比。扯情岩挂壁渠长4000多米，海拔500米，渠横挂在崖壁上，距崖底200米，走在渠上，生怕一阵风来，人就成了一根轻飘飘的鸿毛。

长坝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多山石，石灰岩壁立如斧削，而地似漏斗，雨再大也兜不住，故缺水，非一般的缺。不缺的，是长坝人对水的渴望。经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从牛金山河沟上游引地下泉水的活路，从1999年到2001年，硬生生在"危乎高哉"的扯情岩腰间一锤一锤凿出根"玉带"来，解了当地村民饮水、灌溉之难，还建成了一个可供发电照明的小水电站。

网友惊呼这是人间奇迹，但在李武凤眼里，"我们就干成了一件小事，小赢了老天爷一回。"这位被网友称作"最美守渠人"的花甲老人，当年修渠时冲在前头，后来守渠15年，每天都要沿渠走一遍，在绝壁之间来来回回，清理掉落在渠里的石头、树枝。

这可不是长坝人夸大，若与修建努力大堰相比，扯情岩挂壁渠的确只算"小菜一碟"。

努力大堰位于如今的长坝镇前进村，引水的源头却远在大洞河乡的罩云山。修渠主要是为了解决前进村、前途村、努力村、英雄村的用水问题。大堰分上下两堰，上堰即猫鼻梁挂壁水渠，下堰叫鹰嘴岩挂壁水渠。上堰修得艰难、耗时也长，前前后后有6年，起于1958年，1964年建成。下堰1972年开始修建，1974年完工通水。上下两堰总长11公里，不仅解决了当地饮水问题，而且使得水稻种植面积增长数十倍，长坝人终于吃上了自己种的稻米。

今年都已七八十岁的黄大伦、黄大余、安正洪，当年都是修渠人，说起修渠之苦，他们记忆犹新，倒出来的，却不只是苦水。那时的长坝，不仅缺水，也缺物资。连吃盐巴都需要盐票，一年也见不着几滴油腥。修渠人吃的，除了红薯还是红薯，除了洋芋还是洋芋，难怪当地人会把努力大堰叫"红薯大堰""洋芋大堰"。修努力下堰时，安正洪17岁，是"专业队"35名成员之一。两年时间里，"专业队"只吃了一次肉。村里安排他去买了20多斤大骨头，把骨头上的肉剔下来，每人分4两带回家，剩下十来斤骨头敲碎了，熬汤，35个人围坐着吃，那香味儿，一辈子都忘不了。

没有挖掘机，没有炮机，也没有水平仪，更没有钢筋混凝土，只有钢钎和二锤。修渠人把绳子套在腰间，自山顶而下，脚指头抠住岩石缝，两人一组，一人肩扛钢钎，一人抡二锤，就这样一钎一锤地凿。黄大伦说，为测算水流落差，他用上了土办法——一根绳子、一张报纸折成直角，一根线拴个小石头，再加上两根竹竿，就基本能达到水渠坡度千分之二的标准。"这些都是纯手工"，黄大余在旁微微一笑，神情淡定。但在我看来，他心里一定波涛汹涌。

如今，站在高处看长坝，长坝本身就是一汪流波。三条挂壁渠和更多条支渠，从高往低疾走，从窄向宽铺展，覆盖方圆50公里，既强势，又柔韧。山谷间渠水蒸腾而起的水汽，仿佛袅袅升起的炊烟；而长坝人守渠引水、世代相承的执着，更是一条永恒的河，从往昔流向未来，永远向着生机与希望奔涌。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